# 舊唐書/卷196下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吐蕃上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九十六下
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下　吐蕃下

► 南蠻　西南蠻

永泰二年二月，命大理少卿、兼御史中丞楊濟修好於吐蕃。四月，吐蕃遣首領論泣藏等百餘人隨濟來朝，且謝申好。大歷二年十月，靈州破吐蕃二萬餘眾，生擒五百人，獲馬一千五百匹。十一月，和蕃使、檢校戶部尚書、兼御史大夫薛景仙自吐蕃使還，首領論泣陵隨景仙來朝。景仙奏云：「贊普請以鳳林關為界。」俄又遣使路悉等十五人來朝。三年八月，吐蕃十萬寇靈武，大將尚悉摩寇邠州。邠寧節度使馬璘破二萬餘眾，擒其俘以獻之。九月，寇靈州，朔方騎將白元光破之。俄又復破二萬眾於靈武，獲羊馬數千計。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於靈州破吐蕃六萬餘眾。十二月，以蕃寇歲犯西疆，增修鎮守，乃移馬璘鎮涇州，仍為涇原節度使。劍南西川亦破吐蕃萬餘眾。五年五月，徙置安、悉、拓、靜、恭五州於山陵要害之地，以備吐蕃。

八年秋，吐蕃六萬騎寇靈武，蹂踐我禾稼而去。十月，寇涇、邠等州，郭子儀遣先鋒將渾瑊與賊戰於宜祿，我師不利，副將史籍等三人死之，村墅居人為驅掠者凡千餘人。是夜，瑊收合散卒襲賊營，會馬璘亦襲其輜重，凡殺數千人，賊遂潰。子儀大破吐蕃十餘萬眾。

初，吐蕃犯我邠郊，馬璘以精卒二千餘人潛夜掩賊營，射賊豹皮將中目，賊眾扶之號泣，遂舉營遁去。璘因收獲朔方兵健二百餘人，百姓七百餘人，駝馬數百匹。

九年四月，以吐蕃侵擾，預為邊備，乃降敕：

宜令子儀以上郡、北地、四塞、五原、義渠、稽胡、鮮卑雜種步馬五萬眾，嚴會枸邑，克壯舊軍。抱玉以晉之高都，韓之上黨，河、湟義徒，汧、隴少年，凡三萬眾，橫絕高壁，斜界連營。馬璘以西域前庭，車師後部，兼廣武之戍，下蔡之徭，凡三萬眾，屯於泗中，張大軍之援。忠誠以武落別授，右地奇鋒，凡二萬眾，出岐陽而北會。希讓以三輔太常之徒，六郡良家之子，自渭上而西合汴宋、淄青、河陽、幽薊，總四萬眾，分列前後。魏博、成德、昭義、永平總六萬眾，大舒左右。朕內整禁旅，親誓諸將，資以千金之費，錫以六牧之馬。其戎裝戰器，軍用邊儲，各有司存，素皆精辦。咨爾將相文武宣力之臣，夫師克在和，善戰不陣，各宜保據疆界，屯據要沖，斥堠惟明，首尾相應。若既悔過，何必勞人；如或不恭，自當伐罪。然後眷求統一，以制諸軍。進取之宜，俟於後命。

十一年正月，劍南節度使崔寧大破吐蕃故洪等四節度兼突厥、吐渾、氐、蠻、羌、党項等二十餘萬眾，斬首萬餘級，生擒　　葛城兵馬使一千三百五十人，獻於闕下。牛羊及軍資器械，不可勝紀。十二年九月，入寇坊州，掠党項羊馬而去。十月，崔寧破吐蕃望漢城。十四年八月，命太常少卿韋倫持節使吐蕃，統蕃俘五百人歸之。十月，吐蕃率南蠻眾二十萬來寇：一入茂州，過汶川及灌口；一入扶、文，過方維、白壩；一自黎、雅過邛峽關，連陷郡邑。乃發禁兵四千人及幽州兵五千人同討，大破之。

建中元年四月，韋倫至。自大歷中聘使前後數輩，皆留之不遣。俘獲其人，必遣中官部統徙江、嶺，因緣求財及給養之費，不勝其弊。去年冬，吐蕃大興師以三道來侵，會德宗初即位；以德綏四方，征其俘囚五百餘人，各給衣一襲，使倫統還其國，與之約和，敕邊將無得侵伐。吐蕃始聞歸其人，不之信，及蕃俘入境，部落皆畏威懷惠。其贊普乞立贊謂倫曰：「不知是來也，而有三恨，奈何？」倫曰：「未達所謂。」乞立贊曰：「不知大國之喪，而弔不及哀，一也。不知山陵之期，而賻不成禮。二也。不知皇帝舅聖明繼立，已發眾軍三道連衡。今靈武之師，聞命輒已；而山南之師已入扶、文，蜀師已趨灌口，追且不及，是三恨也。」乃發使奉贄，不二旬而復命。蜀帥上所獲戎俘，有司請準舊事頒為徒隸，上曰：「要約著矣，言庸二乎？」乃各給縑二匹、衣一襲而歸之。五月，以韋倫為太常卿，復使吐蕃。其冬，遣宰相論欽明思等五十五人隨倫至，且獻方物。吐蕃見倫再至，甚歡。既就館，聲樂以娛之，留九日而還，兼遣其渠帥報命。

二年十二月，入蕃使判官常魯與吐蕃使論悉諾羅等至自蕃中。初，魯與其使崔漢衡至列館，贊普令止之，先命取國信敕。既而使謂漢衡曰：「來敕云：『所貢獻物，並領訖；

今賜外甥少信物，至領取。』我大蕃與唐舅甥國耳，何得以臣禮見處？又所欲定界，雲州之西，請以賀蘭山為界。其盟約，請依景龍二年敕書云：『唐使到彼，外甥先與盟誓；蕃使到此，阿舅亦親與盟。』」乃邀漢衡遣使奏定。魯使還奏焉，為改敕書，以「貢獻」為「進」，以「賜」為「寄」，以「領取」為「領之」。且謂曰：「前相楊炎不循故事，致此誤爾。」其定界盟，並從之。

三年四月，放先沒蕃將士僧尼等八百人歸還，報歸蕃俘也。九月，和蕃使、殿中少監、兼御史中丞崔漢衡與蕃使區類贊至。時吐蕃大相尚結息忍而好殺，以嘗覆敗於劍南，思刷其恥，不肯約和。其次相尚結贊有材略，因言於贊普，請定界明約，以息邊人。贊普然之，竟以結贊代結息為大相，終約和好，期以十月十五日會盟於境上。以崔漢衡為鴻臚卿，以都官員外郎樊澤兼御史中丞、充入蕃計會使。初，漢衡與吐蕃約定月日盟誓，漢衡到，商量未決，已過其期，遂命澤詣結贊復定盟會期，且告遣隴右節度使張鎰與之同盟，澤至故原州，與結贊相見，以來年正月十五日會盟於清水西。

四年正月，詔張鎰與尚結贊盟於清水。將盟，鎰與結贊約，各以二千人赴壇所，執兵者半之，列於壇外二百步，散從者半之，分立壇下。鎰與賓佐齊映、齊抗及會盟官崔漢衡、樊澤、常魯、于頔等七人皆朝服；結贊與其本國將相論悉頰藏、論臧熱、論利陀、斯官者、論力徐等亦七人，俱陞壇為盟。初約漢以牛，蕃以馬，鎰恥與之盟，將殺其禮，乃謂結贊曰：「漢非牛不田，蕃非馬不行，今請以羊、豕、犬三物代之。」結贊許諾。塞外無豕，結贊請出羝羊，鎰出犬及羊，乃於壇北刑之，雜血二器而歃盟。文曰：

唐有天下，恢奄禹跡，舟車所至，莫不率俾。以累聖重光，歷年惟永，彰王者之丕業，被四海之聲教。與吐蕃贊普，代為婚姻，固結鄰好，安危同體，甥舅之國，將二百年。其間或因小忿，棄惠為讎，封疆騷然，靡有寧歲。皇帝踐祚，湣茲黎元，俾釋俘隸，以歸蕃落。蕃國展禮，同茲葉和，行人往復，累布成命。是必詐謀不起，兵車不用矣。彼猶以兩國之要，求之永久，古有結盟，今請用之。國家務息邊人，外其故地，棄利蹈義，堅盟從約。今國家所守界：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，隴州西至清水縣，鳳州西至同谷縣，暨劍南西山大渡河東，為漢界。蕃國守鎮在蘭、渭、原、會，西至臨洮，東至成州，抵劍南西界磨些諸蠻，大渡水西南，為蕃界。其兵馬鎮守之處，州縣見有居人，彼此兩邊見屬漢諸蠻，以今所分見住處，依前為定。其黃河以北，從故新泉軍，直北至大磧，直南至賀蘭山駱駝嶺為界，中間悉為閑田。盟文有所不載者，蕃有兵馬處蕃守，漢有兵馬處漢守，並依見守，不得侵越。其先未有兵馬處，不得新置，並築城堡耕種。今二國將相受辭而會，齊戒將事，告天地山川之神，惟神照臨，無得愆墜。其盟文藏於宗廟，副

在有司，二國之成，其永保之。

結贊亦出盟文，不加於坎，但埋牲而已。盟畢，結贊請鎰就壇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為誓。誓畢，復陞壇飲酒。獻酬之禮，各用其物，以將厚意而歸。

二月，命崔漢衡持節答蕃，遣區頰贊等歸。上初令宰相、尚書與蕃相區頰贊盟於豐邑裏壇所。將盟，以清水之會疆埸不定，遂罷。因留頰贊未遣，復令漢衡使於贊普。六月，答蕃使判官於頔與蕃使論頰沒藏等至自青海。七月，以禮部尚書李揆加御史大夫，為入蕃會盟使。又命宰相李忠臣、盧杞、關播、右僕射崔寧、工部尚書喬琳、御史大夫於頎、太府卿張獻恭、司農卿段秀實、少府監李昌夔、京兆尹王翃、左金吾衛將軍渾瑊等與區頰贊等會盟於壇所。初，於頔至自蕃中，與尚結贊約：「疆埸既定，請歸其使。」從之。以豐邑坊盟壇在京城之內非便，請卜壇於京城之西。其禮如清水之儀。先盟二日，命有司告太廟，監官致齋。三日，朝服升壇，關播跪讀盟文。盟畢，宴賜而遣之。

興元元年二月，以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於頎往涇州已來宣慰吐蕃，仍與州府計會頓遞。時吐蕃款塞請以兵助平國難，故遣使焉。四月，命太常少卿、兼御史中丞沈房為入蕃計會及安西、北庭宣慰使。是月，渾瑊與吐蕃論莽羅率眾大破朱泚將韓旻、張廷芝、宋歸朝等於武功之武亭川，斬首萬餘級。

貞元二年，命倉部郎中、兼侍御史趙聿為入吐蕃使。八月，吐蕃寇涇、隴、邠、寧數道，掠人畜，取禾稼，西境騷然。諸道節度及軍鎮，咸閉壁自守而已。京師戒嚴。上遣左金吾將軍張獻甫與神策將李升曇、蘇清沔等統兵屯於咸陽，召河中節度駱元光率眾戍咸陽以援之。九月，以吐蕃遊騎及於好畤，上復遣張獻甫等統兵屯於咸陽，又詔遣左監門將軍康成使於吐蕃。初，吐蕃大相尚結贊累遣使請盟會定界，乃命成使之。至上砦原，與結贊相見，令其使論乞陀與成同來。

是月，鳳翔節度使李晟以吐蕃侵軼，遣其將王佖夜襲賊營，率驍勇三千人入汧陽。誡之曰：「賊之大眾，當過城下，無擊其首尾。首尾雖敗，中軍力全，若合勢攻之，汝必受其弊。但候其前軍已過。見五方旗、虎豹衣，則其中軍也。出其不意，乃是奇功。」佖如其言出擊之，賊眾果敗，副將史廷玉力戰死之。又寇鳳翔城下，李晟出兵禦之，一夕而退。十月，李晟遣兵襲吐蕃之沙堡，大破之。焚其歸積，斬蕃酋扈屈律設贊等七人，傳首京師。

十一月，吐蕃陷鹽州。初，賊之來也，刺史杜彥光使以牛酒犒之。吐蕃謂曰：「我欲州城居之，聽爾率其人而去。」彥光乃悉眾奔鄜州。十二月，陷夏州，刺史拓拔乾暉率眾而去，復據其城。又寇銀州，素無城壁，人皆奔散。

三年春，命檢校左庶子、兼御史中丞崔涣為入吐蕃使，相次又遣左庶子李銛使之。河東、保寧等道節度使馬燧來朝。初，尚結贊既陷鹽、夏等州，各留千餘人守之，結贊大眾屯於鳴沙。自去冬及春，羊馬多死，糧餉不給。時詔遣華州、潼關節度駱元光、邠寧節度韓遊瑰統眾與鳳翔、鄜、邠及諸道戍卒，屯於塞上，又命燧率師次於石州，分兵隔河與元光等掎角討之。結贊聞而大懼，累遣使請和，仍約盟會。上皆不許。又遣其大將論頰熱厚禮卑詞求燧請盟，燧以奏焉，上又不許。惟促其合勢討逐。燧喜賂信詐，乃與頰熱俱入朝，盛言其可保信，許盟約，上於是從之。燧既赴朝也，諸軍但閉壁而已。結贊遽悉其眾棄夏州而歸，馬既多死，有徒行者。及是夏平涼之會，竟渝盟，馬燧亦由此失兵柄而奉朝請矣。

四月，崔涣至自鳴沙。初，涣至鳴沙，與尚結贊相見，詢問其違約陷鹽、夏州之故。對曰：

本以定界碑被牽倒，恐二國背盟相侵，故造境上請修舊好。又蕃軍頃年破朱泚之眾於武功，未獲酬償，所以來耳。及徙涇州，其節度使閉城自守，音問莫達。又徙鳳翔，請通使於李令公，亦不見納。及遣康成、王真之來，皆不能達大國之命。日望大臣充使，兼展情禮，實無至者，乃引軍還。及鹽、夏二州之師，二州懼我之眾，請以城與我，求全而歸，非我所攻陷也。今君以國親將命，若結好復盟。蕃之願也。盟會之期及定界之所，唯命是聽。君歸奏決，定當以鹽、夏相還也。

又云：

清水之會，同盟者少，是以和好輕慢不成。今蕃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。靈州節度使杜希全稟性和善，外境所知，請令主盟會。涇州節度李觀，亦請同主之。

又同章表上聞。涣誘賂蕃中給役者，求其人馬真數，凡五萬九千餘人、馬八萬六千餘匹，可戰者僅三萬人，餘悉童幼，備數而已。

是日，改崔涣為鴻臚卿，再入吐蕃。令涣報尚結贊曰：「杜希全職在靈州，不可出境。

李觀今已改官，以侍中渾瑊充盟會使。」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。又令告以鹽、夏二州歸於我，才就盟會。上疑蕃情不實，以得州為信焉。五月，渾瑊以充盟會使來辭，且受命。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為盟會副使，司勛員外郎鄭叔矩為判官。渾瑊赴會盟所，上令瑊統眾二萬餘人，遣華州潼關節度駱元光赴之。上令宰臣召吐蕃使論泣贊等於中書議會盟之所。

初崔涣與尚結贊約復會於清水，且先歸我鹽、夏二州，結贊云：「清水非吉地，請會於原州之土梨樹。」又請盟畢歸二州。涣遣使與泣贊等同奏，上務懷柔遠人，皆從之。約以五月十五日盟於土梨樹，上召宰臣謀之。先是左神策將馬有麟奏：「土梨樹地多險隘，恐蕃軍隱伏，不利於我。平涼川四隅坦平，且近涇州。就之為便。」由是乃定盟所於平涼川。時蕃使論泣贊已復命，遽追還，告而遣之。

渾瑊與尚結贊會於平涼。初，瑊與結贊約，以兵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，散手四百人至壇下。及將盟，又約各益遊軍相覘伺。結贊擁精騎數萬於壇西，蕃之遊軍貫穿我師。瑊之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為遊軍，才至蕃中，皆被執留，瑊不虞也。結贊又遣人請瑊曰：「請侍中以下服衣冠劍珮以俟命。」蓋誘其下馬，將劫持之。瑊與崔漢衡、監軍特進宋鳳朝等皆入幕次，坦無他慮，結贊命伐鼓三聲，其眾呼噪而至。瑊遽出自幕後，偶得他馬，跨而奔歸。時馬不加銜，瑊伏於鬣而手加之，凡馳十餘里，銜方及口，故追騎之矢，過而不傷焉。唯瑊之裨將辛榮招合數百人，據北阜與賊接戰，須臾賊眾四合，榮力屈而降。鳳朝及瑊判官韓弇，並為亂兵所殺。漢衡及中官劉延邕、俱文珍、李清朝，漢衡判官鄭叔矩、路泌，掌書記袁同直，大將扶餘準、馬寧及神策、鳳翔、河東大將孟日華、李至言、樂演明、范澄、馬弇等六十餘人皆陷焉。餘將士及夫役死者四五百人，驅掠者千餘人，咸被解奪其衣。

初，漢衡為亂軍所擊，其從吏呂溫以身蔽之，刃中溫而漢衡獲免。漢衡乃夷言謂執者曰：「我漢使崔尚書也，結贊與我善，如若殺我，結贊亦殺汝。」乃拾之，盡驅而西。既已面縛，各以一木自領至趾約於身，以毛繩三束之，又以毛繩連其髮而約之。夜皆踣於地，以髮繩各繫一橛，又以毛罽都覆之，守衛者臥其上，以防其亡逸也。至故原州，結贊坐於帳中，召與相見，數讓國家，因怒渾瑊曰：「武功之捷，皆我之力，許以涇州、靈州相報，皆食其言。負我深矣，舉國所忿。本劫是盟，在擒瑊也。吾遣以金飾桎梏待瑊，將獻贊普。既以失之，虛致君等耳，當遣君輩三人歸也。」呂溫帶瘡亦至，結贊嘉其義，厚給賚之。結贊率其眾於石門，遣中官俱文珍、渾瑊之將馬寧、馬燧之將馬弇歸於我。遂送漢衡、叔矩等囚於河州，辛榮、扶餘準等於故廓州、鄯州分囚之。結贊本請杜希全、

李觀問盟，將執二節將，率其銳師來犯京師，希全等既不行，又欲執渾瑊長驅入寇，其謀也如此。上遣中官王子恆賫詔書以遺結贊，蕃界不納而還。

初，瑊與駱元光將發涇州，元光謂瑊曰：「本奉詔令營於潘原堡，以應援侍中。竊以潘原去盟所六七十里，蕃情多詐，侍中倘有急，何由知之？請次侍中為營，以虞其變。」瑊以非詔旨，固止之。元光與同進。瑊之營西去盟所二十餘里，元光之營次之。其濠柵頗深固，瑊之濠柵可逾越焉。及瑊單騎奔歸，未及其營，守將李朝彩不能整眾，多已奔散。瑊至，空營而已，器械資糧悉棄之，賴元光之眾陣於營中，瑊既入，賊追騎方退。元光乃先遣輜重，次與瑊俱申其號令，嚴其部伍而還。瑊復鎮於奉天。

六月，鹽、夏二州吐蕃焚城門及廬舍，毀城壁而歸。七月，詔曰：

乃者吐蕃犯塞，毒我生靈，俶擾隴東，深入河曲。朕以兵戈粗定，傷夷未瘳，務息戰伐之謀，遂從通和之請。亦知戎醜，誌在貪婪，重違修睦之辭，乃允尋盟之會。果為隱匿，變發墳宮，縱犬羊兇狡之群，乘文武信誠之眾，蒼黃淪陷，深用惻然。此皆由朕之不明，致其至此。既無德於萬眾，亦有愧於四方，宵旰貽憂，何嗟而及。今兵部尚書崔漢衡等，皆國之良士，朝之蓋臣，嬰縶窮廬，眇然殊域。念其家室，或未周於屢空；錄以息男，庶或資於薄俸。漢衡宜與一子七品官，司勛員外郎鄭叔矩、檢校戶部郎中路泌、殿中侍御史韓弇及大將孟日華、辛榮、李至言、範澄、王良賁、樂演明、陽昔、權交成等，各與一子八品官；試左金吾兵曹參軍袁同直、榆次尉裴頲及副兵馬使以下，各與一子九品官。仍並與正員官。餘將幹各與一子官，仍委本使即具名銜聞奏。

於是遣決勝軍使唐良臣以眾六百人戍潘原堡，神策副將蘇太平率其眾五百人戍隴州。

八月，崔漢衡至自吐蕃。初，漢衡與同陷者並至河州，尚結贊令召漢衡與神策將孟日華、中官劉延邕，俱至石門而遣之。結贊令五十騎送至境上，且賫表請進。及潘原，李觀使止曰：「有詔不許更納蕃使。」受其表而返其人。自是吐蕃率羌、渾之眾犯塞，分屯於潘口及青石嶺。先是，吐蕃之眾自潘口東分為三道：其一趨隴州，其一趨汧陽之東，其一趨釣竿原。是日，相次屯於所趨之地，連營數十里。其汧陽賊營，距鳳翔四十里，京師震恐，士庶奔駭。賊遣羌、渾之眾，衣漢戎服，偽稱邢君牙之眾，奄至吳山及寶雞北界，焚燒廬舍，驅掠人畜，斷吳山神之首，百姓丁壯者驅之以歸，羸老者咸殺之，或斷手鑿目，棄之而去。初，李晟在鳳翔，令伐大木塞安化峽，及是，賊並焚之。

九月，詔神策軍將石季章以眾三千戍武宮，召唐良臣自潘原戍百里城。是月，吐蕃大掠汧陽、吳山、華亭等界人庶男女萬餘口，悉送至安化峽西，將分隸羌、渾等。乃曰：「從爾輩東向哭辭鄉國。」眾遂大哭。其時一慟而絕者數百人，投崖谷死傷者千餘人，聞者為之痛心焉。渾瑊遣其將任蒙主以眾三千戍好疇。是月，吐蕃之眾復至，分屯於豐義及華亭。百僚入計以破吐蕃圍。隴州刺史韓清沔與蘇太平夜出兵伏於大像龕。及夜半，令城中及龕各舉火相應，賊大驚，因襲其營，賊乃退散。時吐蕃攻陷華亭。

初，賊之圍華亭也，先絕其汲水道。其守將王仙鶴及鎮兵百姓凡三千人，皆在圍中。使人間道請救於隴州，刺史韓清沔令蘇太平率一千五百人赴之。及中路，其遊騎百餘沒於賊，太平素懦怯寡謀，遽引眾退歸。賊自是每日令遊騎千餘至隴州，州兵不敢復出。凡四日，圍中絕水，援軍不至，賊又積柴城下，將焚之，仙鶴遂降於賊。賊並焚廬舍，毀城壁，虜士眾十三四，收丁壯棄老而去。北攻連雲堡，又陷。堡之三面頗峭峻，唯北面連原，以濠為固。賊自其北建拋樓七具，擊堡中，堡中唯一井，投石俄而滿焉。又飛梁架濠而過，苦攻之。堡將張明遂與其眾男女千餘口東向慟哭而降。涇州之西，唯有連雲堡每偵候賊之進退，及是堡陷，涇州不敢啟西門，西門外皆為賊境，樵蘇殆絕，收刈禾稼，必布陣於野而收獲之。獲既失時，所得多空穗。於是涇人有饑憂焉。吐蕃驅掠連雲堡之眾及邠、涇編戶逃竄山谷者，並牛畜萬計，悉其眾送至彈箏峽。自是涇、隴、邠等賊之所至，俘掠殆盡。是秋，數州人無積聚者，邊將唯遣使表賀賊退而已。

十月，吐蕃數千騎復至長武城，韓全義率眾禦之。韓遊瑰之將請以眾助之，遊瑰不許。及暮，賊退，全義亦引還。自是賊之騎常往來涇、邠之間，諸城西門莫敢啟者。賊又修故原州城，其大眾屯焉。

四年五月，吐蕃三萬餘騎犯塞，分入涇、邠、寧、慶、麟等州，焚彭原縣廨舍，所至燒廬舍，人畜沒者約二三萬，計凡二旬方退。陳許行營將韓全義自長武城率眾抗之，無功而還。遊瑰素無軍政，且疾不能興，閉城自守，莫敢禦也。先是，吐蕃入寇，恆以秋冬，及春則多遇疾疫而退。是來也，方盛暑而無患。蓋華人陷者，厚其資產，質其妻子，為戎虜所將而侵軼焉。九月，吐蕃將尚悉董星、論莽羅等寇寧州，節度使張獻甫率眾禦之，斬首百餘級，賊轉寇麟坊等州，縱掠而去。

五年十月，劍南節度使韋皐遣將王有道等與東蠻兩林苴那時、勿鄧夢沖等帥兵於故嶲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、獵城二節度，殺其大兵馬使乞臧遮遮、悉多楊硃，斬首二千餘級，其投崖谷赴水死者不可勝數，生擒籠官四十五人，收獲器械一萬餘事、馬牛羊一萬

餘頭匹。遮遮者，吐蕃驍勇者也，或云尚結贊之子，頻為邊患。自其死也，官軍所攻城柵，無不降下。蕃眾日卻，數年間，盡復嵩州之境。

六年，吐蕃陷我北庭都護府。初，北庭、安西，既假道於回紇朝奏，因附庸焉。蕃性貪狠，征求無度。北庭近羌，凡服用食物所資，必強取之，人不卿生矣。又有沙陀部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，亦屬於回紇。回紇肆其抄奪，尤所厭苦。其葛祿部及白服突厥素與回紇通和，亦憾其奪掠，因吐蕃厚賂見誘。遂附之。於是吐蕃率葛祿、白服之眾，去歲各來寇北庭，回紇大相頡幹迦斯率眾援之，頻戰敗績，吐蕃攻圍頗急。北庭之人既苦回紇，是歲乃舉城降於吐蕃，沙陀部落亦降焉。北庭節度使楊襲古與麾下二千餘人出奔西州，頡幹迦斯不利而還。

七年秋，又悉其丁壯五六萬人，將復北庭，仍召襲古偕行，俄為吐蕃、葛祿等所擊，大敗，死者大半。頡幹迦斯紿之曰：「且與我同至牙帳，當送君歸本朝也。」襲古從之，及牙帳，留而不遣，竟殺之。自是安西阻絕，莫知存否。唯西州之人，猶固守焉。頡幹迦斯既敗恤，慕祿之眾乘勝取回紇之浮圖川。回紇震恐，悉遷西北部落羊馬於牙帳之南以避之。

八年四月，吐蕃寇靈州，掠人畜，攻陷水口城，進圍州城，塞水口及支渠以營田。詔河東、振武分兵為援，又分神策六軍之卒三千餘人戍於定遠、懷遠二城，上御神武樓勞遣之。吐蕃引去。六月，吐蕃數千騎由青石嶺寇涇州，掠田軍千餘人還，及連雲堡，守捉使唐朝臣遣兵出戰，大將王進用死之。九月，西川節度使韋皐攻吐蕃之維州，獲大將論贊熱及首領獻於京師。十一月，山南西道節度嚴震擊破吐蕃於芳州及黑水堡，焚其積聚，並獻首虜。

九年二月，詔城鹽州。是州先為吐蕃所毀，自此塞外無堡障。靈武勢隔，西逼鄜坊，甚為邊患，故命城之，二旬而畢。又詔兼御史大夫紇幹遂統兵五千與兼御史中丞杜彥光之眾戍之。是役也，上念將士之勞，厚令度支供給。又詔涇原、湖南、山南諸軍深討吐蕃，以分其力。由是板築之際，虜無犯塞者。及畢，中外咸稱賀焉。是月，西川韋皐獻獲吐蕃首虜。器械、旗幟、牛馬於闕下。

初，將城鹽州，上命皐出師以分吐蕃之兵，皐遣大將董勔、張芬出西山及南道，破俄和城、通鶴軍。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熱率眾來援，又破之，殺傷數千人，焚定廉故城。凡平柵堡五十餘所。

十年，南詔蠻蒙異牟尋大破吐蕃於神川，使來獻捷，語在《南詔傳》。十一年八月，黃少卿攻陷欽、橫、潯、貴四州，吐蕃渠帥論乞髯蕩沒藏悉諾律以其家屬來降。明年，並以為歸德將軍。十二年九月，吐蕃寇慶州及華池縣，殺傷頗甚。

十三年正月，邢君牙奏請於隴州西七十里築城以備西戎，名永信城。吐蕃贊普遣使農桑昔賚表請修和好，邊將以聞。上以其豺狼之性，數負恩背約，不受表狀，任其使卻歸。五月十七日，吐蕃於劍山、馬嶺三處開路，分軍下營，僅經一月，進軍逼臺登城。嶲州刺史曹高任率領諸軍將士並東蠻子弟合勢接戰，自朝至午，大破之，生擒大籠官七人，陣上殺獲三百人，餘被刀箭者不可勝紀，收獲馬畜五百餘頭匹、器械二千餘事。十四年十月，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破吐蕃於鹽州西北。十六年六月，鹽州破吐蕃於烏蘭橋下。

十七年七月，吐蕃寇鹽州，又陷麟州，殺刺史郭鋒，毀城隍，大掠居人，驅党項部落而去。次鹽州西九十里橫槽烽頓軍，呼延州僧延素輩七人，稱徐舍人召。其火隊吐蕃沒勒遽引延素等疾趨至帳前，皆馬革梏手，毛繩縲頸。見一吐蕃年少，身長六尺餘，赤髭大目，乃徐舍人也。命解縛，坐帳中，曰：「師勿懼。余本漢人，司空英國公五代孫也。屬武后斫喪王室，高祖建義中泯，子孫流播絕域，今三代矣。雖代居職位，世掌兵要，思本之心無涯，顧血族無由自拔耳！此蕃、漢交境也，復九十里至安樂州，師無由歸東矣。」延素曰：「僧身孤親老，懇祈全活。」悲不自勝。又曰：「余奉命率師備邊，因求資食，遂涉漢疆，展轉東進至麟州。城既無備，援兵又絕，是以拔之。知郭使君是勛臣子孫，必將活之，不幸為亂兵所害。」適有飛鳥使至，飛鳥，猶中國驛騎也，云：「術者上變，召軍亟還。」遂歸之。時詔韋皐分遣偏將勒步騎合二萬，出成都西山，南北九道並進，逼棲雞、老翁、故維州、保州、松州諸城，以紓北邊故也。九月，韋皐大破吐蕃於維州。

十八年正月，韋皐擒吐蕃大首領論莽熱來獻，賜崇仁裏宅以居之。莽熱，吐蕃內大相也。先貞元十六年，韋皐累破吐蕃二萬餘眾於黎州、嶲州，吐蕃遂大搜閱，築壘造舟，潛謀寇邊，皐悉挫之。於是吐蕃酋帥兼監統曩貢、臘城等九節度嬰婁、籠官馬定德與其大將八十七人，舉部落來降。定德有計畫，嬰婁習知兵法及山川地形，吐蕃每用兵，定德常乘驛計議，諸將稟其成算。至是自以邊功不立，懼得罪而歸心焉。其明年，吐蕃昆明城管磨些蠻千餘戶又來降。吐蕃以其眾外潰，遂北寇靈、朔，陷麟州。詔韋皐出兵成都西山以紓北邊。皐遂命鎮靜軍兵馬使陳洎等，統兵萬人出三奇路，威戎軍使崔堯臣率兵一千出龍溪石門路南，維保二州兵馬使仇冕、保霸兩州刺史董振等，率兵二千進逼吐蕃維

州城中，北路兵馬使邢玭並諸州刺史董懷愕等率兵四千進攻棲雞、老翁等城，都將高倜、王英俊等率兵二千進逼故松州，隴東路兵馬使元膺並諸將郝宗等復分兵八千出南道雅、邛、黎、嶲等路。又令邛州鎮南軍使、御史大夫韋良金發鎮兵一千三百續進，雅州經略使路惟明與三部落主趙日進等率兵三千進攻逋租、偏松等城，黎州經略使王有道率三部落郝金信等二千過大渡河深入吐蕃界，嶲州經略使陳孝陽與行營兵馬使何大海、韋義等及磨些蠻三部落主苴那時率兵四千進攻昆明、諾濟城。自八月至於十二月，累破十六萬眾，拔其七城、五軍鎮，受降三千餘戶，生擒六千餘人，斬首一萬餘級，遂圍維州。救軍再至，轉戰千餘里，吐蕃連敗，靈、朔之寇引眾南下。於是贊普遣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使、都統群牧大使率雜虜十萬眾，來解維州之圍。王師萬餘眾，據險設伏以待之。先以千人挑戰，莽熱見我師之少也，悉眾來追，入於伏中，請將四面疾擊，遂擒莽熱，虜眾大潰。

十九年五月，吐蕃使論頰熱至。六月，以右龍武大將軍薛伾兼御史大夫，使於吐蕃。二十年三月上旬，贊普卒，廢朝三日，命工部侍郎張薦吊祭之。贊普以貞元十三年四月卒，長子立；一歲卒，次子嗣立。命文武三品以上官弔其使。四月，吐蕃使臧河南觀察使論乞冉及僧南撥特計波等五十四人來朝。十二月，遣使論襲執、郭誌崇來朝。

二十一年二月，順宗命佐金吾衛將軍、兼御史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，以庫部員外郎、兼御史中丞熊執易為副使。七月，吐蕃使論悉諾等來朝。永貞元年十月，贊普使論乞縷勃藏來貢，助德宗山陵金銀、衣服、牛馬等。十一月，以衛尉少卿、兼御史中丞侯幼平充入蕃告冊立等使。

元和元年正月，福建道送到吐蕃生口十七人，詔給遞乘放還蕃。六月，遣使論勃藏來朝。五年五月，遣使論思耶熱來朝，並歸鄭叔矩、路泌之柩及叔矩男文延等一十三人。叔矩、泌，平涼之盟陷焉，凡二十餘年，竟不屈節，因沒於蕃中，至是請和，故歸之。六月，命宰相杜佑等與吐蕃使議事中書令廳，且言歸我秦、原、安樂州地。七月，遣鴻臚少卿、攝御史中丞李銘為入蕃使，丹王府長史、兼侍御史吳暈副之。六年至十年，遣使朝貢不絕。十二年四月，吐蕃以贊普卒來告，以右衛將軍烏重兼御史中丞，充吊祭使，殿中侍御史段鈞副之。

十三年十月，吐蕃圍我宥州、鳳翔，上言遣使修好。是月，靈武於定遠城破吐蕃二萬人，殺戮二千人，生擒節度副使一人、判官長行三十九人，獲羊馬甚眾。平涼鎮遏使郝玭破二萬餘眾，收復原州城，獲羊馬不知其數。夏州節度田縉於靈武亦破三千餘人。十一月，

鹽州上言：吐蕃入河曲，夏州破五萬餘人。靈武破長樂州羅城，焚其屋宇器械。西川節度使王播攻拔峨和、棲雞等城。

十四年正月，敕曰：

朕臨禦萬邦，推布誠信。西戎納款，積有歲時，中或虧違，亦嘗苞貸。我有殊德，寧不是思，重譯貢珍，道途相繼，申恩示禮，曾無闕焉。昨者蕃使奉章，又至京輦，將君長之命，陳和好之誠。臨軒召見，館氣加厚，復以信幣，諭之簡書。亦既言旋，才及近甸，遽聞蟻聚，來犯封陲，河曲之間，頗為暴擾。背惠棄約，斯謂無名，公議物情，咸請誅絕。朕深惟德化之未被，豈慮夷俗不之賓，其國失信，其使何罪！釋其維縶以遂性，示之弘覆以忘懷。予衷苟孚，庶使知感。其蕃使論矩立藏等並後般來使，並宜放歸本國。仍委鳳翔節度使以此意曉喻。

八月，吐蕃營於慶州方渠，大軍至河州界。十月，吐蕃節度論三摩及宰相尚塔藏、中書令尚綺心兒共領軍約十五萬眾，圍我鹽州數重。党項首領亦發兵驅羊馬以助。閱歷三旬，賊以飛梯、鵝車、木驢等四面齊攻，城欲陷者數四。刺史李文悅率兵士乘城力戰，城穿壞不可守，撤屋版以禦之，晝夜防拒，或潛兵斫營，開城出戰，約殺賊萬餘眾。諸道救兵無至者。凡二十七日，賊乃退。

十五年二月，以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田洎入吐蕃告哀，並告冊立。三月，攻掠我青塞堡。七月，遣使來吊祭。十月，侵逼涇州。命右軍中尉梁守謙充左右神策、京西、京北行營都監，統神策兵四千人，並發八鎮全軍往救援。以太府少卿、兼御史中丞邵同持節入吐蕃，充答請和好使。貶前入吐蕃使、秘書少監田洎郴州司戶。

初，洎入蕃為吊祭使，蕃請於長武城下會盟。洎懦怯，恐不得還，唯唯而已。至是西戎入寇，且曰：「田洎許我統兵馬赴盟誓。」遂貶之。戎人實以邊將擾之致忿，徒假洎為辭也。涇州上言：「吐蕃大將並退。」於是罷神策行營兵。自田縉統夏州，以貪狠侵擾，党項苦之，屢引西戎犯塞。及是大兵入寇，邊將郝玼數襲擊蕃壘，殺戮甚眾，邠州李光顏復以全師而至，戎人懼而退。蓋田縉始生國患，而賴光顏、郝玼之驅戮也。十一月，夏州節度使李佑自領兵赴長澤鎮，靈武節度使李聽自領兵赴長樂州，並奉詔討吐蕃也。十二月，吐蕃千餘人圍烏、白池。

長慶元年六月，犯青塞堡，以我與回紇和親故也。鹽州刺史李文悅發兵進擊之。九月，

吐蕃遣使請盟，上許之。宰相欲重其事，請告太廟，太常禮院奏曰：「謹按肅宗、代宗故事，與吐蕃會盟，並不告廟。唯德宗建中末，與吐蕃會盟於延平門，欲重其誠信，特令告廟。至貞元三年，會於平涼，亦無告廟之文。伏以事出一時，又非經制，求之典禮，亦無其文。今謹參詳，恐不合告。」從之。乃命大理卿、兼御史大夫劉元鼎充西蕃盟會使，以兵部郎中、兼御史中丞劉師老為副，尚舍奉禦、兼監察御史李武、京兆府奉先縣丞兼監察御史李公度為判官。十月十日，與吐蕃使盟，宰臣及右僕射、六曹尚書、中執法、太常、司農卿、京兆尹、金吾大將軍皆預焉。其詞曰：

維唐承天，撫有八紘，聲教所臻，靡不來廷。兢業齊栗，懼其隕顛，纘武紹文，疊慶重光，克彰浚哲，罔忝洪緒，十有二葉，二百有四載。則我太祖，權明號而建不拔，鋪鴻名而垂永久。類上帝以答嘉應，享皇靈以酬景福，曷有怠已？越歲在癸丑，冬十月癸酉，文武孝德皇帝詔丞相臣植、臣播、臣元穎等，與大將和蕃使禮部尚書訥羅論等，會盟於京師，壇於城之西郊，坎於壇北。凡讀誓、刑牲、加書、復壤、陟降、周旋之禮，動無違者，蓋所以偃兵息人，崇姻繼好，懋建遠略，規恢長利故也。

原夫昊穹上臨，黃祇下載，茫茫蠢蠢之類，必資官司，為厥宰臣，苟無統紀，則相滅絕。中夏見管，維唐是君；西裔一方，大蕃為主。自今而後，屏去兵革，宿忿舊惡，廓焉消除，追崇舅甥，曩昔結援。邊堠撤警，戍烽韜煙，患難相恤，暴掠不作，亭障甌脫，絕其交侵。襟帶要害，謹守如故，彼無此詐，此無彼虞。嗚呼！愛人為仁，保境為信，畏天為智，是神為禮，有一不至，拘災於躬。塞山崇崇，河水湯湯，日吉辰良，奠其兩疆，西為大蕃，東實巨唐。大臣執簡，播告秋方。

大蕃贊普及宰相缽闡布、尚綺心兒等，先寄盟文要節云：「蕃、漢兩邦，各守見管本界，彼此不得征，不得討，不得相為寇讎，不得侵謀境上。若有所疑，或要捉生問事，便給衣糧放還。」今並依從，更無添改。

預盟之官十七人，皆列名焉。其劉元鼎等與論訥羅同赴吐蕃本國就盟，仍敕元鼎到彼，令宰相已下各於盟文後自書名。靈武節度使李進誠於太石山下破吐蕃三千騎。

二年二月，遣使來請定界。六月，復遣使來朝。鹽州奏：「吐蕃千餘人入靈武界，遣兵逐便邀截。」又言：「擒得與党項送書信吐蕃一百五十人。」是月劉元鼎自吐蕃使回，奏云：「去四月二十四日到吐蕃牙帳，以五月六日會盟訖。」

初，元鼎往來蕃中，並路經河州，見其都元帥、尚書令尚騎心兒云：「回紇，小國也。我以丙申年逾磧討逐，去其城郭二日程，計到即破滅矣，會我聞本國有喪而還。回紇之弱如此，而唐國待之厚於我，何哉？」元鼎云：「回紇於國家有救難之勛，而又不曾侵奪分寸土地，豈得不厚乎！」是時元鼎往來，渡黃河上流，在洪濟橋西南二千餘里，其水極為淺狹，春可揭涉，秋夏則以船渡。其南三百餘里有三山，山形如　　，河源在其間，水甚清冷，流經諸水，色遂赤，續為諸水所註，漸既黃濁。又其源西去蕃之列館約四驛，每驛約二百餘里。東北去莫賀延磧尾，闊五十里，向南漸狹小，北自沙州之西。乃南入吐渾國，至此轉微，故號磧尾。計其地理，當劍南之直西。元鼎初見贊普於悶懼盧川，蓋贊普夏衙之所，其川在邏娑川南百里，臧河之所流也。時吐蕃遣使論悉諾息等隨元鼎來謝，命太仆少卿杜載使以答之。

三年正月，遣使論答熱來朝賀。四年九月，遣使求《五臺山圖》。十月，貢牦牛及銀鑄成犀牛、羊、鹿各一。寶歷元年三月，遣使尚綺立熱來朝。且請和好。九月，遣光祿卿李銳為使以答之。太和五年至八年。遣使朝貢不絕，我亦時遣使報之。開成元年、二年，皆遣使來。

會昌二年，贊普卒。十二月，遣論贊等來告哀，詔以將作少監李璟弔祭之。大中三年春，宰相尚恐熱殺東道節度使，以秦、原、安樂等三州並石門、木硤等七關款塞，涇原節度使康季榮以聞，命太僕卿陸耽往勞焉。其年七月，河、隴耆老率長幼千餘人赴闕，上御延喜樓觀之，莫不歡呼抃舞，更相解辮，爭冠帶於康衢，然後命善地以處之，觀者咸稱萬歲。

史臣曰：戎狄之為患也久矣！自秦、漢已還，載籍大備，可得而詳也。但世罕小康，君無常聖，我衰則彼盛，我盛則彼衰，盛則侵我郊圻，衰則服我聲教。懷柔之道，備預之方，儒臣多議於和親，武將唯期於戰勝，此其大較也。彼吐蕃者，西陲開國，積有歲年，蠶食鄰蕃，以恢土宇。高宗朝，地方萬里，與我抗衡；近代以來，莫之與盛。至如式遏邊境，命制出師，一彼一此，或勝或負，可謂勞矣！迨至幽陵盜起，乘輿播遷，戍卒咸歸，河、湟失守，此又天假之也。自茲密邇京邑，時縱寇掠，雖每遣行人，來修舊好，玉帛才至於上國，烽燧已及於近郊，背惠食言，不顧禮義，即可知也。夫要以神明，貴其誠信，平涼之會，畜其詐謀，此又不可以忠信而禦也。孔子曰：「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」誠哉是言！

贊曰：西戎之地，吐蕃是強。蠶食鄰國，鷹揚漢疆。乍叛乍服，或弛或張。禮義雖攝。

其心豺狼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